

柳绿沧海发春华

□ 夏延民

时节是万物的依归,草探春,柳绿枝,雀鸟欢歌,不知名的小虫也飞了起来。看远天,白云在和煦的风中轻盈地变化,常常在眼前的一流运河水,水波也缓缓起来,径流微荡向前。这是早春三月,一个含苞待放的春天就在眼前。

早春娇而不柔,如果把早春的性格拿一个美女相比,这大概应该是探春之属了。《红楼梦》中的探春素喜阔朗,高堂大屋,行事品格也是大气非常。早春三月携冬寒,骨子里却是温暖的底子,无花相衬,却又柔如柳芽,一枝枝春寒料峭中,别具风景,殊为探春品同。柳枝是香的,如古代仕女图上发髻样儿的柳丝,拂来微香扑面,抚来荡心绕肠。

古人折枝惜别,想来绝非只取了柳枝的依依之态,更多的是离别心境的一种微寒。春早寒凉,人事如此。“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时节因时因地,大概唯有精

□ 乔焕元

心智的开化有点禅的味道,机缘巧合便顿然领悟。

我在十二岁之前,只知道饿了吃、困了睡,懵懵懂懂的。十一岁那年姥姥病亡,亲戚们披麻戴孝、放声号哭,我只是怔怔地,眼里没有一滴泪水,舅舅说我是个“生瓜蛋子”。

我对生命现象的体认和对周遭事物的牵挂始于十二岁。那时,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得十分紧密。麦收时节,老师就带着我们帮助生产队收割麦子。割麦又苦又累,面朝黄土背朝天经受着太阳的炙烤不说,一不小心手指就被锋利的镰刀割破,那种腰酸背痛、手麻腿困的滋味,现在想起来还发怵。有一天,好不容易熬到该收工的时候了,可是,整块麦田还剩下几垄没有割完。老师动员我们说:“一人几把就割完了,想要再割,那就是明年的事了”。听到“明年”两个字,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。明年这块地还种麦子吗?明年我还来这里割麦子吗?夕阳下,望着一大片横七竖八的麦捆,回忆起它们曾经的葳蕤和挺拔,我的眼睛潮潮的,鼻子酸酸的,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情绪涌上心头,有淡淡的伤感,也有莫名的期许。

从那以后,我的心里就有了如丝如缕的牵挂:望着屋檐下的燕子,我常常想它们过冬后还会飞回来吗?看着奶奶佝偻的背影,我会想说不定奶奶有一天也会像姥姥那样离开我……

牵挂是一种复杂的情绪,既有担心,也有祝愿;既有思念的苦楚,也有思念的甘甜。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是对家乡的牵挂;“共看明月应垂泪,一夜乡心五处同”是对兄弟的牵挂;“忽忆故人天际去,计程今日到梁州”是对朋友的牵挂;“君从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”是对家乡的牵挂。

日月如梭,人生苦短;大千世界,机遇几何?相对于川流不息的时间和广袤无垠的空间,人生的长度和宽度有限得让人沮丧,幸亏我们心中有了这样那样的牵挂,才使我们的生活有了一定的厚度和密度。

牵挂是爱心的体验和操练,如果一个人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”、“赤条条来去无牵挂”,就会丧失爱心,就会丧失感知幸福和创造幸福的能力,变得冷漠和麻木。这样的人无论物质生活多么富有,其灵魂都无异于一个为了觅食而奔走于寂寞荒原的野兽。

(作者单位:沽源县人民检察院)



灵般的人类能够臆想时节的错位,玉门关外想是春来晚,而人对于春的期盼与万物又是相同的,春之未至,人却苦远塞外,对春的等待已经不负耐心,唯有抱怨了。

渤海之滨的狮城,土地是贫瘠的,想这是造物主的公平,倚海博物,那就地出物狭,一方水土一方人。春的顾念当是不会厚此薄彼,该来来,该去去,它只负责一个天暖日和的好节气,一切全凭人们的精气神儿,地理蕴含的天时地利。好在海风塑造了硬朗的一方人,好在运河一流垫下了人文气,狮城的早春含绿凝神,只待万物竞发,不辜负春华,以丰秋实。

狮城的春天是花的世界,桃红柳绿处,梨花当是胜景。渤海早春的风吹过大大小小成片的梨园,一夜芳华吐翠,千枝万枝吐蕊凝红,花自不语,下自成蹊。梨花成了这沧海之地的文化佳话,每每落在文人雅士的笔端,墨客骚人的词赋里。附文化之雅本是文人的分内事,况见花发



情,闻春动心,也是人之常情。一夜雪发梨园景,自是春风抚柳心。

柳绿沧海发春华。人们含着笑脸,醉着情意,于新绿处流连,恋花发处情动。纸鸢一剪上青云,惹丝垂水钓闲心。广袤的沧州大地上,春犁

开旧土,种下希望,果树去旧枝,望秋累实。春是希望,冬的藏蕴在这一刻从人们的心中破土,从土地萌发,从精神中延续,只待夏的热烈后,把希望化成果实,装进岁月的行囊,往前进发。



巅峰

朱藤 摄
(作者单位:永年县人民检察院)

忘了生日更高兴

□ 田恩忠

过了春节就忙,除了帮着老伴操持家务以外,还要陪着年近九旬的老母亲唠唠嗑,再就是忙里偷闲写稿子、编刊物、修史志……忙着忙着就忘了自己,时下流行“无龄感”,自己上有母亲,膝下子孙满堂,自然感到正当年了。时光荏苒,岁月静好,享受着忘生忘死的感觉,心亦坦然。

记得去年66岁时,老伴和孩子们就撺掇我过生日,我说:“不过。”他们问:“为什么?”我说:“有讲究,这学问很深厚的,过生日不过66、88这些大数,仿佛这是有数的年纪,忘了才好,要过明年过。”

转眼到了今年,今年忙工作,忙写作,忙应酬,忙也是一种快乐。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主张“无龄生活”,说到底就是不被年龄约束,保持一颗童心,寻找一些童趣,寻到具有可变化性、趣味性、知识性、规律性的生活元素;珍惜培养自己越活越年轻的心理年龄。要不断学习新知识,自然感到正当年了。时光荏苒,岁月静好,享受着忘生忘死的感觉,心亦坦然。

那天老伴说:“真对不起,把你的生日给忘了。”我说:“忘了好呀,忘了才是一种意境呀。忘了,才没有刻意追求的烦恼,才找到年轻的感觉呀。”年轻时忙着拼生活,谁

想到去过个生日打发时光呢?人生就要达到两个极致:一是把自身的潜力发挥到极致,一是把寿命延长到极致。于是我想起著名作家马识途,1961年他写的《清江水歌》震动全国,87岁以后写30万字的《没有硝烟的战争》电视剧剧本,自己用电脑打出来,让人敬佩。如今他成了百岁老人仍笔耕不辍,他的长寿秘诀也值得效仿。“不言老、要服老;多达观、去烦恼;勤用脑、多思考;能知足、品自高;勿孤僻、有知交;常吃素、七分饱;戒烟癖、饮酒少;多运动、散步好;知天命、乐逍遥;此可谓、寿之道。”心胸豁达,胜过灵丹妙药。

(作者单位:沧县人民检察院)

包涵

白局长拨拉开他的头发,叫道,碰得不轻,头皮都破了,洒出了血。

白局长与肖小毛对视一下,又说,咱马上离开是对的,省得人家让咱赔玻璃。

顿了顿,白局长解释说,那扇玻璃门,少说也得四千多元。

肖小毛苦笑一下,说,那玻璃擦得太亮了。

白局长说,宾馆里准有医务室,咱不能在医务室包扎,到外头包扎吧!

他俩跑了三华里,在一个胡同的小门诊里,消毒处理,花了七八十元。

白局长一边走,一边望着肖小毛头上顶着的白纱布,滑稽地笑了。买一顶帽子吧!遮掩住。

他们在路边的小商店里,买了一顶浅绿色的鸭舌帽。

肖小毛双手把帽檐扶正,自嘲道,这下戴上了绿帽!

回到房间,肖小毛打开电视,用遥控调到戏曲频道。中央电视台戏曲节目主持人白燕升,正在介绍那台地区的梆子腔。梆子腔又叫那台淮调,新中国成立

前即在那台、沙河及南和等县广为流传,它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浓厚的地方特色,乐器有板胡、二胡、低胡、大铙、大钹以及大梆子,又名大梆子腔。介绍完,开始演唱音调高亢、旋律动听的《豹头山》。嗜好地方戏曲的白局长,一边随节奏打着拍子,一边摇头晃脑哼着小调。

梆梆梆!有人敲门。两人都一惊,四眼相对,心里不觉一阵慌张。

肖小毛鸭舌帽不知扔到哪里了,白局长让他盖住被子蒙住头。

白局长小心翼翼地开门。

门外站着一位中年女服务员,手里拿着一卷卫生纸。对不起,2500房卫生间还没有纸。

白局长释然,伸手接过那卷纸,碰上门。白局长前去掀开肖小毛盖的被子,说,起来吧!不是来找事的。

肖小毛笑笑,坐起来。

电视里的曲目,情节引入、声乐动听,平时不太喜欢梆子腔的肖小毛,右手食指随着小调,一次次点着左手心。

外边又有人敲门,这次他俩都放松

责编:刘东昕
邮箱:hbliudongxin@163.com

河北法制报



□ 赵金刚

贾平凹的新作《老生》以一个在葬礼上唱丧歌的唱师为主线,记录了中国百年历史沉浮,也描写了百姓在历史变革中的人情世故。为什么起名《老生》,贾平凹讲:“或是指一个人的一生活得太长了,或是仅仅借用了戏曲中一个角色,或是赞美,或是诅咒。老而不死则为贼,这是说时光讨厌着某个人长久地占据在这个世界上,另一方面,老生常谈,又说的是人越老了就不要去妄言诳语吧。”

虽然写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变革,但贾平凹从没写历史事件本身的轰轰烈烈,而是一个村一个村、一个人一个人地来写。老老实实在地呈现过去的国情、世情、民情。小说从始至终以白描的手法,讲得平实无华,平平淡淡说史,回避了那些疯狂的运动。许多历史大事件也在百姓的家长里短中显现,很生动,也很有趣味。曾轰动全国的国民党金圆券作废事件,小说并没有出现事件给全国带来的大震动,大变革,而是写了王财东把金圆券一层层包起来,埋在祖坟里,而一个月后,祖坟上长出一棵摇钱树,读后给人一种酸楚感。同样,作者写土改时人们对一砖一瓦的计较,改革开放后当地政府为争取上级政策支持,设计山中出现老虎。许多社会变革都是通过一村一人的小事串联而成,既生动有趣,又回味无穷。

贾平凹描写的大都是小人物,通过对小人物活灵活现地描写,展示着那个时期的历史风貌及风土人情,正是这些小人物,构成了各个历史阶段的众生相。阅读中,我们会发现这些人物就出现在我们身边。比如,在饥饿年代,老城南最爱显摆的白河,只要吃一次捞面,他肯定端着碗坐在院门外,筷子把面条挑得高高的,对过往的人说:“吃长面啦,天天吃么!”院门掩上的时候,他肯定是在屋里喝粥。正是这些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林林总总,还原了陕南百年历史的起伏跌宕,从这个层面上讲,小人物最能代表历史风貌,小人物的命运也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命运。

书中还浑然一体地交织穿插着古典文化回响,把《山海经》融入小说中,与《老生》百年四个跌宕起伏的历史故事相呼应。贾平凹讲:“《山海经》表面是描绘远古中国的山川地理,一座山一座山地写,各地山上鸟兽貌异神似,真实意图在描绘记录整个中国,其旨在人;《老生》亦是如此,一个人一个人、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写,无论怎样沧海桑田,本质都是一样,是写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人的命运。”

被文坛称为“劳模”的贾平凹,已出版了14部长篇小说,写《老生》时,本以为得心应手,可没想到异常艰难。贾平凹讲:“曾三次中断了,难以为继。苦恼的仍是历史如何归于文学,叙述又如何能在文字间布满空隙,让它有弹性和散发气味。”为此他阅读着《山海经》,又去了秦岭,拜访了秦岭的隐士。回想这些往事,贾平凹说:“在灰腾腾的烟雾里,记忆我所知道的百多年,时代风云激荡,社会几经转型,战争、动乱、灾荒、革命、运动、改革,为了活得温饱,活得安生,活出人样,我的爷爷做了什么,我的父亲做了什么,故乡人都做了什么,我和我的儿孙又做了什么?哪些是荣光体面,哪些是龌龊罪过?沧海桑田,沉浮不定,有许许多多的事一闭眼就想起,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想,有许许多多的事常在讲,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讲。能想的、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,而不愿想不愿讲的,到我年龄花甲了,却怎能不想不讲啊!”

喜欢贾平凹,是因他始终专注于传统文学的写作而又不断创新,总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,这次以民间写史的方式写作就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和突破,他这样不追风不随俗地行走在文学的路上,给人带来丰厚的精神食粮。他为《老生》写了书法“我有使命不敢怠,站在高山今深谷行。风起云涌百年过,原来如此等老生”。他说:“我觉得在写小说的时候,是完全地投入到了一种能够产生灵魂的工作中去。”我想,唯这种对小说的敬畏感觉才能写出如此震撼的小说。

(作者单位:沧南监狱)

了警惕。

白局长打开门后有些后悔。

一位女服务员和一位中年男子站在门口,门一开,他们一眼就看见了头上顶着白纱布的肖小毛,便照直朝他走去。

肖小毛想躲,已来不及了。肖小毛瞪大两眼望着他们。

女服务员笑了,中年男子也笑了。

这一笑,把白局长和肖小毛笑糊涂了。

只听女服务员介绍说,这是我们钱经理。

不想钱经理道歉说,对不起,因为宾馆服务不周,让你受了伤,你的医药费……

白局长赶紧说,没事没事!不用不用!

肖小毛也赶紧摆手。不用不用!

钱经理礼貌地说,不好意思,请多多包涵!

女服务员矜持地说,打搅你们休息了!请多多包涵!

白局长一边朝外送他们,嘴里一边嘟囔道,包涵!包涵!包涵!包涵!

(作者单位:邢台县人民法院)